



曾联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

刘释义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掀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从此以后,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种激动而又自豪的心情就会溢于言表。五星红旗家喻户晓,但对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大家了解的并不多。

1917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曾联松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一个并不富足的书香人家。这是一个山清水秀、工商繁荣、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地方。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

曾联松小时候住在瑞安城内水心街14号的三间厢房里,那是从亲戚家租来的。1932年冬,16岁的曾联松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来到了南京的父亲身边。次年他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曾联松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是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曾联松从《解放日报》看到了这则启事后,激动的心情一下子被撞开了。他从商店买来纸笔,开始了每天的剪贴和构想。一天午夜时分,他望着满天星辰,突然有了灵感,他先剪了一个大的五角星,然后又剪了几颗小的围绕在大的身边。大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应该是几颗呢?他又想到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曾经指出的,人

民包括四个阶级,那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红旗上的图案便有了初稿。接下来,便是五星放在哪里的问题了。放在上端,重心不稳;放在中间,比较稳重,但天地不够开阔;分开放,没有凝聚力。当他把五星挪到旗面的左上角时,顿觉视野开阔,五颗星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而又辉煌。

曾联松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稿,一份留在家中,一份于8月中旬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9月25日,这个在全国3012份应征稿件中被编为第32号的五星红旗图案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旗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5年后,曾联松担任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198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向曾联松征询国旗设计原稿收藏,他立即寄去,不要一分钱。1985年11月,曾联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离休,享受局级待遇。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之际,曾联松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18天后的10月19日,曾联松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骨灰先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后于2004年9月正式入葬上海嘉定长安墓园。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剧作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东1998年拜访过他的家后,曾有这样的描述:“从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一下子

落入暗淡清贫的小屋,似乎产生了种莫名的失落感。曾在三楼,一间房和一间阁楼。家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只有两张坐久的藤椅在。除了门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

是的,曾联松真的没有张扬过,从来不以国旗设计者自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人们不会忘记曾联松。浙江瑞安,这座让曾联松度过童年少年的城市,在外滩建了一座“曾联松广场”,曾联松铜像坐落的花岗岩基座上,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字样,侧面即是曾联松生平。无独有偶,在他早年就读过的母校瑞安中学,也有一个与曾联松相关的纪念场所——“国旗园”。走进百年名校瑞安中学,沿着草坪间的石径小路,穿过树荫,迎面而来的是一级级登山的石阶。山腰处,一块平整的山坡被辟为“国旗园”,曾联松的石雕像在青松翠柏间挺立。石雕为曾联松的半身像,以他设计国旗年代的照片为蓝本,手握铅笔,凝神而思,背景为五星红旗造型。石雕前绿草成茵,安放着一块石碑:“曾联松(1917—1999),1932年瑞安中学初中毕业,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4年至1946年任瑞安中学教师。1949年7月,响应全国政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生命的跋涉中,有功垂史册,亦有默无生息。生命的园子里,有牡丹的火热,亦有细细碎碎的迎春花开。凡此种种,我都要给这些生命的风景加个美丽的边框,以圈点或高或低的墙垣行走的履痕,并到每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中,搜索纯真,听其心语,闻其暗香。

我加的这个边框,是用掌声和笑脸围织,用赞叹与喝彩精编,用阳光和心动穿针引线,并用生命的小美大爱作为底色,同时借用精雕细刻的工匠之手工制作而成。边框镶嵌的是金色的永恒,点赞的多是细微和平凡,却又是人间的最真和至美。

我要给牵牛花的乡间之俗,加个美丽的边框。牵牛花开在乡野,这寻常之花,平凡之物,却给乡间送来祝福与微笑,村庄之趣和乡野之美便藏在牵牛花开的日子里。

我要给蜗牛的不舍之旅,加个美丽的边框。蜗牛这最不起眼的小动物,爬半天也爬不了一小步,但它一点点往前挪,这不舍的追求与挪动却藏着非凡的智慧与执着。

我要给弯腰的轻柔之态,加个美丽的边框。弯腰乃乡间俗物,躲在小河边默不作声,以自己的方式抽芽生长,它不经意的晃动与轻扬却铺开了一片清秀和自然之美。

我要给村姑和环卫工人不停歇的劳作,加个美丽的边框。山舍窝里,村姑在四季里奔走,在山道上往复,简朴的时光里散发着淳朴。油菜花开的季节,山洼里一片金灿灿,身着花格子上衣的村姑,在花海里走来走去,不知不觉间,平凡的日子便掉进了美里。走进轿车穿行的城市,环卫工人不着西装革履,更不戴昂贵的玉镯,只是默默地做着最平凡的事。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像下了一场雨,让大街小巷一片清新与整洁。

钟点工、快递员、农民工,还有保姆和管道工,一个个或瘦小力健,或其貌不扬,平凡得常会被人忘掉。但他们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用一双双粗大有力的手,不舍昼夜地点击城里人小小的缺点,放大再放大。你有时间叹气悲伤,不如去感受生活中那些微小的浪漫和美好吧。

颇有几分道理,便去书架上拿书要把这朵淡金泛绿的精灵放进书页留存。一本唐诗,打开,一朵风干的明黄的棠棣花轻飘飘落在桌上,时光的脚步一样无声无息。有些吃惊,转而想起这已是春天的旧事了。

记得,那天去看花还闹了一点小别扭,当时却伤心得不行,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发呆。旁边有一丛棠棣花,寂静里开得热闹。一会儿过来一家人喊喳喳赏花,然后在花前欢欢喜喜和花合影。

我恍然明白过来,何必呢,人生的好光景不该浪费在琐事周末上,行乐须及春,及夏,及秋,及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人生时时刻刻都有快乐的理由呢。于是欣然把落在肩头的一朵棠棣花夹在了包中的唐诗里,且潇洒地在空白处写下:如花明媚。

拿起桌上的棠棣花,和淡金泛绿的槐花一起夹在唐诗中,让时光重逢,让春天的明媚和秋天的明媚相遇,让快乐层层叠叠。望着窗外高远明净的天空,我要在“如花明媚”下写:如秋朗朗。

大家风采



十月的赞歌

陈裕

横着时光的索引,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与传承。这是祖国引以为傲的源泉,这是民族为之光灿灿的根由,也是万千中华儿女骄傲的所在。

从学会做人起步,在同生共存的融合中获取礼仪的魅力,祖国悠久的历史赋予每个儿女智慧的从容。在诗情画意的感念里,吟咏着唐宋宗祖的风骚,在词魂曲婉的抒情中,朗唱着风华绝代的妖娆,更有许多人杰天骄值得敬佩的目光注视,他们都是祖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古时四大发明的无与伦比,造就了文明之光的久远传奇;近时“一带一路”的高瞻远瞩,开创了同一个世界的伟大格局。祖国从历史的浩渺中走来,走在时代的潮头,架起国家威望的风帆,雄立在世界的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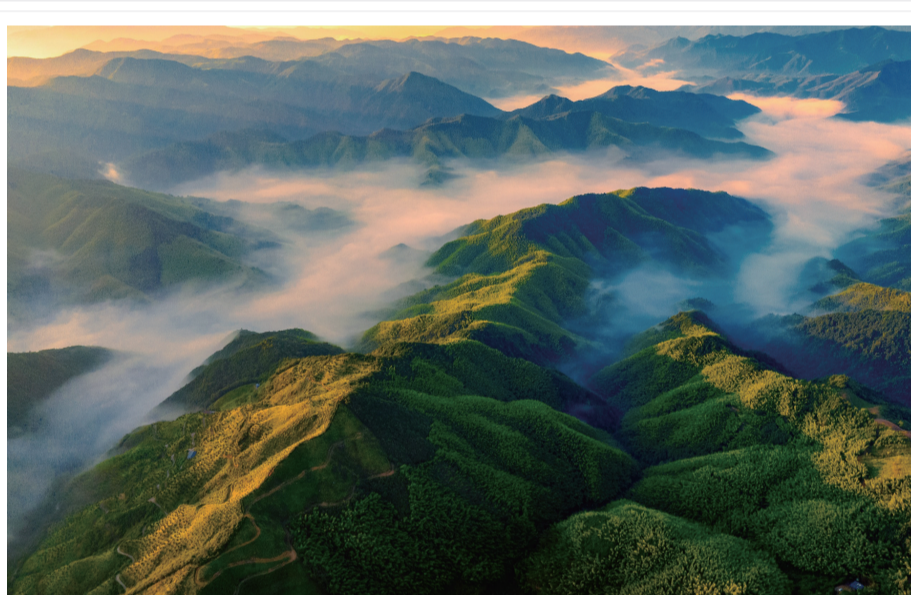
祖国经历了时间里诸多的苦难与磨练,每一次的艰难都在叙写着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一个民族对困苦的强大回应。战火与硝烟,曾让这片土地千疮百孔;战乱与纷争曾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满目疮痍,而惨然悲壮的祖国在苦难中隐忍,在红旗猎猎的漫卷中树立起新的丰碑。

回想着祖国往日的历程,为祖国母亲辛勤的过往而痛泣,为祖国百废待兴的曾经而急切,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前进而欢呼。与长辈们谈及祖国的过去,他们由衷地感叹祖国变化中的强大,这感叹里都是祖国的温暖。与下一代们畅谈理想,这理想里有祖国作为强大后盾的依托,这理想里有复兴和团结的力量,包含着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向往。

祖国,你这片土地养育了众多儿女,每一寸山河都有儿女们动情地歌唱。在祖国华诞之际,从钻木取火的原始,到现代科技的发达,每一个时代,祖国都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伟大历程。

文明是祖国的根基,在沧桑的朝代更迭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驾驭着历史的长车,纵

我爱你,我的祖国!



《崇山峻岭》周文静/摄



如秋朗朗

卿闲

今年的槐花树很不一样,似乎一直在开花。近来注意到地面上每天都会铺上一层薄薄的淡金色泛绿的绒毯,哪儿有槐花树就铺到哪儿,尽职尽责得一丝不苟。偏偏这座城市到处都有槐花树,淡金泛绿的毯子就闲闲淡淡地到处铺洒着。

走到哪儿都有环卫工人肩挎铁皮小簸箕,手执扫帚,在槐树下“嗤嗤”地扫着,铺着扫着铺着扫着……无止尽似的,让人气馁。

然而,季节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忽然间一阵风一阵雨就吹破了。

昨日是夏,今夕已是秋了。街道上淡金泛绿的毯子越发稠密了。

环卫工人的扫帚左掂右提,依旧“嗤嗤”,却是铿锵铿锵,像敲乐鼓,朗朗然里是不由自主的欢喜。

在一个季节里待久了,就宛若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一样,很容易腻烦。不过一夜秋风,仿佛就把人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东看看,西瞧瞧,目之所及,耳中所闻,都带着几分新奇。

虽然都是极熟悉的,秋风也是年年都相同,连脚步都是相同的,连树叶晃动的次序都一样,还是睁大了眼睛,惊奇地感叹着自然的神奇,一叠声的朗朗,秋高气爽。

口袋里不知何时飞入了小小一朵淡金泛绿的槐花,无意中发现,却成了一件乐事。花落口袋,这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缘分。

想来一定是清晨,匆匆忙忙走向地铁站乘车上上班,要经过一段槐花树林立的长街,脚步不由得慢了。

明朗的秋风吹着,惬意凉爽,枝上的槐花迎风起舞,像一个个精巧的精灵。

我时而伸手接住一朵,轻轻放在旁边的四季青的翠绿的叶片上。不曾想安静的口袋也起了俏皮的心思,张开静谧的心灵,接住一朵飞舞的精灵,在某一个时刻去惊艳被琐碎的生活磨得迟钝的主人。

淡金泛绿的花朵小小巧巧的,卧在掌心,这样一圈子折腾,还是那么饱满新鲜。

低头看看口袋,风一吹,欢快地颤动着,似乎有几分得意,仿佛在说,相信了吧,生活多有意思,你不能把眼睛当成放大镜,一味地只去盯